



在世紀末閱讀——

論臺灣閱讀新趨勢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纂

楊曉雯

做為人類社會化的一項重要行為表徵，閱讀向來就被視為是人類親近文化最基本、也最簡便的行為。社會學家帕克(Robert Park)就曾說：我們之為人是因為我們能說；但我們之為文明人卻是因為我們能讀(註1)。文字的發明讓人類進入「信史」的時代，唯有透過閱讀，過往的歷史記錄方能為後人所解讀，當文化越來越複雜，這份倚賴也越強。作家南方朔曾言(註2)，時代的氛圍反映文化，而文化則反映於出版及閱讀上。閱讀在人類的發展史，一直與社會及文化的演變有著共生共存的關係。

回顧臺灣的閱讀文化，可以1980年代為發展的分水嶺。在80年代前，以南方朔的分析，是屬於被時代馴服的「閱讀斷層期」。在那「貧窮、落後且權威的時代」，政治干預及受限於當時小型出版社與書店的生產及流通方式，閱讀是屬於兩極化的狀況—知識份子「亦步亦驅追隨西方文化趨勢而擁抱沉重」，而一般民眾不是「在簡單通俗的大眾讀物中獲取拼湊式的常識或消遣」，就是在教育體制的推介下接受「以通俗倫理及簡單心理建設為支柱」的「各類軟性的、散文式的勵志類著作」(註3)。

造成這樣的閱讀文化，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現況有相當密切的關係。70、80年代的臺灣政治現實與外交處境，讓知識份子一方面處在不敢言的禁忌與恐懼中，另一方面卻又憂慮於心。因此即便當時臺灣仍屬於尚未都市化的農業社會，當西方存在主義及寫實主義的風潮引進臺灣時，卻同樣成為當時「上層知識份子」心靈與思想上的寄託。此類思想與意識原本是對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思，對被高度物化與疏離化的現代化生活進行的批判。臺灣沒有來自資

本主義的焦慮，卻因政治現實而同樣產生對人存在意義的困惑與內心的不平衡，也因此深受西方思想風潮影響。西方理性主義強調透過閱讀達到教育普及、提昇人性的理念在臺灣得到實踐，閱讀「經典」、閱讀「好書」成為提昇自我心性、增長智慧的不二法門。閱讀，因禁忌顯得寓意獨特，憂國憂民者自閱讀中尋找救贖，而普羅大眾更因教化的使命，讓他們看待閱讀的眼光顯得敬畏而不敢等閒視之。

80年代後的臺灣，進入了一個新而不確定的階段。在歷經經濟起飛以及政治解嚴過程後，臺灣除了物質生活的富裕外，政治的開放與質疑威權的思潮，促使思想多元化以及獨立性思考的時代來臨；而藉由網路及多媒體科技的發達與普及，資訊不但流通迅速，知識更因此成為一項可供操作運用的經濟財，可供數位儲存與傳遞，也不再容人一手掌控。這樣的智價革命造成臺灣產業結構由以勞力為主的工業轉向以創造力為主的服務業，資訊力成為經濟活動的重心。臺灣社會也因此走入了所謂「後工業化/後現代化」的前端。

社會的後現代化，反映在文化的後現代主義上。後現代主義反對現代代理性、紀律和秩序的精神，其強調的是「普及化」，而不是「崇高和神聖」；是「大眾化」，而非「偉大的執著和信念」(註4)。這項特質加上資本主義和現代科技的推動，促使文化朝向大眾化發展。而文化要接近大眾就必須以大眾為主體，文化得以商品化，符合消費市場的要求。

在這樣的風潮影響下，80年代後的臺灣出現了不同的閱讀風潮。傳統上「經由心靈與智慧訓練以獲得、開發知識」的觀念，被「知識是以外在數位符碼、被製為商品傳遞」的後



現代觀念所取代。這種強調市場機制的思維模式，讓讀者關心的不再是偉大的知識和真理，而是更切近實用主義以解決自身或生活問題為導向的工具性知識。如同南方朔所說的：「一種獨特的務實風格，重新關切自己與自己的生活成了新的時尚」。人們期待自我成長，以求在這個混亂的時代度過難關、追求成功。通俗勵志、大眾信仰及心理及言情文字等逐漸被各種開發自我潛能或有關「成功學」、「經營管理」的相關書籍所取代。或是為迎接網路資訊時代，各種電腦書籍、網路使用介紹及關於電子商務、電子安全、網路社會、新網路經濟等議題都成為新一波自我充實的新趨勢寵兒。其他諸如瘦身、美容、健康及理財規劃等主題以及追求「品味化」生活的美食介紹、品酒及各種休閒旅遊、居家裝潢到講求藝術品味等題材，也成為臺灣閱讀文化中的新景緻(註5)。

除了上述實用性的生活化閱讀盛行外，另一項閱讀趨勢是非嚴肅文學的抬頭。將文學工業化及商業化的趨勢讓後現代的閱讀強調彌補精緻文化與大眾文化間的鴻溝，去除邊界。不論是羅曼史、成人漫畫、非為閱讀而寫的讀物，或其他顛覆傳統理念的小眾讀物，如網路小說、同志書、女性書等都與嚴肅文學是一樣的，與過去的經典之作是等值的，因為在後現代主義中，「讀者」才是創作的中心，「讀者」才是詮釋者。作家必須一直創造迎合大眾口味的書，也促使暢銷書取代好書書目或標準書目，成為新的選書參考。這些大量複製而快速生產的讀物，提供讀者一個擬化的、可以循規則性的速成答案來解決所有問題的世界。這些都讓讀者獲得心靈暫時脫離與躲避的處所，成為在失去所信奉的客觀標準後，用以填補空虛心靈的良藥。加上透過各種傳媒的推波助瀾，現代閱讀不再只是閱讀書面文字，而是包含各式結合聲光影音效果的大眾媒體。透過這些媒體所呈現的是一種真實擬態，嚴肅的事件可以變得像故事一般簡短而有趣，甚至更具刺激性與被接受性。在資訊過盛的同時，每個人都只能夠擷取資訊的部分，逐漸的傾向迷你敘述型、具特殊性的、局部性而且容易被理解接受

的內容。所以「不受歡迎的嚴肅」遜位，轉而為的是輕薄短小的閱讀文化。

此外，透過國際化的行銷，臺灣閱讀市場隨時刮起海外流行的旋風。透過精美的包裝與行銷，從管理大師名著、暢銷科普叢書到心靈開發或是旅遊指南等不但形成「品味化」的閱讀指標，更讓本土的作家跟著搶進。隨者國際市場的逐漸強化，我們一方面見識到國外由專業到通俗間的出版品之眾，也同時感受到，閱讀的全球化，更是多元而後現代了。

因此，世紀末的閱讀，是反中心化的拼湊，「是拼圖式的閱讀」(註6)。龐雜的各類主題讀物，並行於過去兩極化的閱讀新層中。在過去的世紀，知識僅有菁英可以獲得，現在，讀者則是淹沒於前所未有的資訊泛濫中。這樣的開放而多元的趨勢，讓讀者因無從選擇而感到困惑，因膨脹的資訊量而感到焦慮，更因輕薄短小的文化盛行，讓閱讀的惰性戰勝理性，讓思考逐漸傾向平面化、淺薄化甚至缺乏整體分析能力。這都是在世紀末閱讀時，所必須嚴肅面對的挑戰。要克服後現代的影響，就必須超越它，必須在雜亂的多元中，建構出自我的多元特色與自處的定位。如果無法建構完整的思考體系與整體的價值觀，終將受其支配。

我們又如何能架構自我思考的完整性與深刻性呢？還是要從閱讀開始！

閱讀為的是吸收前人智慧，讓自己有更多的能力應付今日的生活。而面對今日的現況，我們更應以開放的心態，進行更廣泛的採集式閱讀。所謂的開放，就是釋放我們的心，「把閱讀和收穫間的緊密環節先鬆開來，讓閱讀獨立而成為一種樂趣，讓收穫自然發生而不躁急(註7)」。因為閱讀所帶來的意義，往往是在與我們的思維融合後方能顯現，所以我們很難去界定單一的、明確的目的。同時，許多派上用途的知識，也往往無法透過直接且立竿見影的刻意「學習」充分獲得，而是來自對未來抱持好奇與探求的持續閱讀。因此我們平日如果能夠多累積資訊與知識，自然支援自我思考的意識數量與品質也會增加。所以何不抱著逛百貨公司的心情，廣泛的進行閱讀，儘可能的無所



不讀。在隨手的翻閱中，我們都能慢慢採集著不同的啓示與樂趣，逐漸拼湊屬於自己思考的架構體系。閱讀沒有大學問，閱讀只要能夠持續以謙遜而無汲汲預期的心來進行，讓自我的意識有更充分的機會去自動選擇它所該擁有的。透過理解與記憶的不斷融合，不斷地自動生長、強化。看似零碎的閱讀，也都是鑄造圓融人生智慧的種種支援。

當然在開放與廣泛的閱讀外，仍須強調思考與理解的重要。閱讀的樂趣不在於輕鬆地讀、輕鬆地遺忘。而是深刻詮釋後所產生的理解與感受。因此多選擇一些能夠讓大腦思考的書吧！在後現代的亂序中，能夠建構自我邏輯推理能力、能夠在博聞之餘亦能不斷質疑與探究「意義」，而不隨波逐流，才是致勝的關鍵。

「在後世紀末，我們仍將繼續聆聽一切關聽，我們仍將繼續搜尋新的搜尋，心靈乃用重新開機的視窗瀏覽」（註8）。身處新舊時代交界的我們，雖則展望新世紀的美好夢想，卻也因為身處異動的不安而面臨更多的徬徨與焦慮。我們很少有足夠的時間與智慧來仔細地思考未來種種潛在可能性，而只是匆匆地在眼下的問題與壓力中走過。所以，多抽空在世紀末閱讀吧！因為未來，下一個嶄新的世紀，不但屬於我們，也關乎我們未來的子孫發展，作為歷史暫時守門員的我們，絕對有必要從閱讀中，尋求能夠洞悉時下、思索未來的智慧，以找到通往希望未來的美好之路。

附註

- 註1. Don R. Pember, *Mass Media in America*. Chicago: Science Research Associ., 1983, P.16.
- 註2. 南方朔, 〈閱讀習慣和出版型態分析〉, 行政院新聞局編,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出版年鑑》, 臺北市: 編者, 民86, 頁2-1。
- 註3. 同註2, 頁2-5。
- 註4. 陳韻琳、蘇有瑞述, 徐振峰編輯, 〈後現

代主義〉, <http://new.ccea.org.tw/excel/communication/soc/19.htm>。

註5. 同註2, 頁2-2。

註6. 同註3。

註7. 唐諾, 「修補匠的啓示—無目的閱讀(一)」 (http://www.cite.com.tw/bbs_area/index.php?Channel=Reader&No=4)。

註8. 三不達也, 〈搜尋新聞讀主義〉, 《中國時報》, 37版, 民89年3月17日。

參考文獻

1. Don R. Pember, *Mass Media in America*. Chicago: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3.
2. 三不達也, 〈搜尋新聞讀主義〉, 《中國時報》, 37版, 民89年3月17日。
3. 邱天助口述, 李劍慈整理, 〈讓閱讀便成一種生活方式〉, 《工商時報》, 30版, 民89年3月18日。
4. 南方朔, 〈閱讀習慣和出版型態分析〉, 行政院新聞局編,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出版年鑑》, 臺北市: 編者, 民86, 頁2-1。
5. 周學信作, 〈後現代主義與台灣社會〉, <http://tlc.org.tw/Culture/postm.htm>。
6. 唐諾, 〈記憶的必要—無目的閱讀(一)〉, http://www.cite.com.tw/bbs_area/index.php?Channel=Reader&No=4。
7. 唐諾, 〈記憶的必要—無目的閱讀(二)〉, http://www.cite.com.tw/bbs_area/index.php?Channel=Reader&No=5。
8. 陳韻琳、蘇有瑞述, 徐振峰編輯, 〈後現代主義〉, <http://new.ccea.org.tw/excel/communication/soc/19.htm>。
9. 陳明芳主講, 魏可風記錄整理, 〈從後現代到現代主義〉(上)(下), 《聯合報》, 37版, 民89年6月27-28日。
10. 馬向青, 〈後現代主義知識論及其在教育上的蘊義〉, 《教育研究》, 7期, 民88年, 頁355-367。